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巴蜀文献集成》

推十書

增补全本

甲辑 貳

刘咸炘◎著

上海圖書館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巴蜀文献集成》

刘咸炘◎著

推十書

增补全本

甲辑
貳

上海圖書館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学院
学术丛书



元睢景臣《高祖还乡曲》书后



· 右书四· 元睢景臣《高祖还乡曲》书后 ·

原文曰：〔哨遍〕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俗，一壁厢纳草也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今日还乡故。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著酒葫芦。新刷来的头巾，恰糴来的绀衫，畅好是妆么大户。〔耍孩儿〕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见一彪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五煞〕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著些不曾见的器仗，穿著些大作怪衣服。〔四煞〕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儿驴。黄罗伞柄天生曲。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更几个多娇女，一般穿著，一样妆梳。〔三煞〕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屈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著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二煞〕你须身姓刘，您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一煞〕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突处，明标著册历，见放著文书。〔尾〕少我的钱，差拨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摔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太平乐府》卷九讹字，无善本可校，姑仍之。



元世曲人，胸襟淺陋，所作絕少深意，非自放于山巔水涯，即自娛于婦人醇酒，蓋身當衰亂，厭世畏禍，流于楊朱者也。此套摹寫可笑，旨在嘆貴賤之無常。夫貴賤之無常，生于爵德之不符，爵德之不符，成于秦、漢之變古，後世之亂，莫不由此。此曲所述，固古今之常態，而人所習焉不察，寫而表之，乃發人深省。請暢論之：三代之世，自士庶子以至諸侯、天子，歷階而升。《大學》之教，自修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順倫而推。宗族稱孝，斯為宗子；鄉黨稱弟，斯為鄉吏；國人稱愿，斯為諸侯；岳牧咸歸，斯為天子。其升也，即其推也；其叙也，即其德也。版筑魚鹽，登庸固不拘格，都君百揆，論官必待底績，豈有行不洽于一鄉而遂可為天下之大宗者乎？陳、項、漢高，幸而成事，論者遂謂雄才大略，不必兢兢庸行。殺兄妻弟婦之人，而有治媲成康之譽，《大學》之言，几于迂陋。夫貞觀之治，其效蓋可睹矣。漢高之成，特彼善于此，所謂時無英雄，令豎子成名。鄉使生于三代盛時，則不事生產，當受罷民之罰；貫酒詐進，奪麻偷豆之行，將求為亭長而不可得，非苛繩之以細行也。人有常道，民有常職，鴻鵠之志，將安用之？而世人見其幸成，猥謂天命殊異，大可掩小。夫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文》中語。靡湛不常，《詩》、《書》著戒，使舜以富貴而解其不順之憂，天下謳歌當別有屬。天視自我民視，聖人之譽，猶有所試，豈有預定匹夫付之神器，是天之聰明，曾不若法家之考課也。且降衷恒性，堯、舜與同，豈應特產王公之材。古之賢王，固有天賜，特其智慧強達，不學而能，殊異恒人，在量而不在質，猶之體堅強者，有致壽之資耳。若謂寒冰覆翼之日，即定配帝；甲馬紅光之時，已加黃袍，此于情理，寧復有當？又況遇龍斬蛇之祥，頗疑篝火魚書之類，造作神異，正以飾其賤微，防彼尤效，寧可信哉。嗚呼！自天授之說誤，而命之主宰遂茫乎無征，莫識何在，安知非我。餓隸黥徒，皆思化為侯王，綉文不如倚市門。陳涉寧有種乎之嘆，高祖所得孰多之言，遂為群盜之經典，充之至也，使天下盡為盜可也。夫狂起虽著于陳、項，而致之者秦也。周道既衰，爵德不符，位之得失，惟視其力。洎乎戰國，游士爭興，或立談而封侯，或抵掌而為相。論官之術，蓋已亂矣。然勢位富厚之羨，猶未推至于最上也。法家



惩于强臣，务在尊君。自荀卿已有如神如帝之论。《正论篇》谓天子至尊无上，庶人隐李斯承之，竟助兼并。赵高乃以天子名朕，固不闻声之言，惑弑二世。自是堂陛之间，日益深远。辇而出房，莫敢仰视。三朝之法，荡然无存。白龙鱼服之戒甚，而巡省之礼废。民之视君，若精灵怪物，其难见也，更甚于天，何怪以朱鸟为鸡舞，名龟旒为葫芦也哉。夫唐、虞之世，比屋可封，人人可以升阶，斯人人不覬觎等，何其坦易而明白也。《慎子》曰：一兔走，百人逐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分已定也。贺贻孙曰：卢陵吏陈声遇盗，盗曰：尔兄慢藏，为我所知，今尔谨藏，又为我知，尔所谓谨，我所谓慢也。视有若无，视已藏若未藏，然后遨游江湖而不惊，衽席戈矛而不害。今尔怔怔焉，厚为虑而多为防，是何异潜身而秉烛，匿影而扬声。《漱书·慢藏篇》夫视以可升，所谓定分，非慢藏也。视之以莫测而不可升，则彼朴者犹不过曰不曾见，大作怪，气破胸脯而已。其桀黠者，孰不欲尝试而知皇帝之贵耶？项羽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曰：大丈夫当如是也。人皆可帝，户皆可王，乱之既生，曷其有极。幸而得之，又恐人之效己，惟恃迂儒天赋神圣之说以自保。夫以群盗之身，而蒙天赋之饰，车驾銮舆，只道刘三，根脚从头，不可数也。王者御世之大柄，曾不能欺猷亩之愚夫，殆哉，岌岌乎！竟能延之数千年，安得不一朝而破乎？夫天下之至愚，天下之至智也，天下之至常，天下之至奇也。王道始乡，圣学重弟，非迂谈也。后世王者，行乎族党者，惟光武耳。高祖虽事亲无状，念嫂旧恶，而思归故乡，复除欢讌，未闻有所修怨，盖尚无大恶行于乡里。若陈涉之忌杀故人，固不待周文之败而知其无成矣。自后王者微时之事，史官不书，虑无不有所掩覆。夫后世所谓非常之人，类皆离乡轻家，不修庸行，士夫且然，况于群盗，大抵亡命滥交，不顾父母之养，所谓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者。既居高位，乃思衣锦昼行，怀绶以夸闾里，其所求者，固已足矣，此而责以圣人之道，岂不迂哉。因兹俚曲，发吾狂言，聊具著之，以补《君位》、《易代》、《宾萌》三篇之义。

久不作文，此篇得之偶然，盖意厚，词自坚实，笔自沈矫。



续君位上

壬申五月二十一日作

古之君必得民，后之君不必得民，非独其内情异也，外形亦异。吾读《孟子》而知之，证以他书，无不合者。《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近人多据此章首三语，谓孟子有反君主为民主之意，是妄附之说也。国邑之成，以土地与人口。然上世国邑之成，以土地与人口。荀子尝言，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土之与人，国家之本作也。上世土旷人稀，非有土即可成国邑也，必待人之聚焉。故《大学》曰：有人此有土。若在后世人密之际，则凡土皆有人。取国者攻城略地而已，不患无民之不来也。故《诗》叙周之初兴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岵矣岐，有夷之行。又曰：作之屏之，修之屏之，启之辟之，攘之剔之。当渔猎之时，人之依于土犹轻。及进于农，则土益重矣。人与土相依而生计兴，故《大学》曰：有土此有财。《易传》曰：何以聚人曰财。

《吕氏春秋·长利篇》曰：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按：此下当有者字，言能利人必出群之人。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盖人既聚，则不能无首领焉。故《易传》曰：何以守位曰人。《大学》曰：有德此有人。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虽然古之君不若今之君之尊且重也。有尊重于君者焉，天地神明也。盖民之依于土而为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孝经》。取财于地，取法于天。尊天而亲地，《郊特牲》。地尤重矣。故土谷之神，为国邑之主，是谓社稷。远古诸国之事天，无可考矣。《周礼》则惟天子事天之郊乃行之，而社则自诸侯至大夫皆可事。惟



为社事单出里，惟为社田国人毕作。盖天统一而地则分宜也。《诗》说古公曰：乃疆乃理，乃宣乃亩。俾立室家，乃立皋门，乃立应门，乃立冢土。故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是之谓国矣。

君也者，所以奉社稷也。故《记》曰：明君崇事宗庙社稷。又曰：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又曰：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又曰：国君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又曰：国有患，君死社稷，谓之义。故曰：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礼运》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此谓君奉天地神明以施政，而君若无与焉。此自上古游群之已然。墨子之学，即游群之习，故以尊天为首。道家君虚无为之说，亦自是而引申者也。综上所述，有土由人开，君由土立，是诸侯之立，乃由得民。然而《孟子》谓得乎天子为诸侯者，盖以三代以还，天子诸侯之统系定，诸侯必爵命于天子也。然亦必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民苟弗受，则将去之。如《诗》所谓逝将去汝，《孟子》所谓亦运而已矣。

夫人之聚有多有少，虽已定土，而人不多。及有贤者，民乃大聚，而君立焉，如舜是也。

且人既成群，必有率者。土虽未定，已有君矣。当渔猎之时，则君率其民而转徙。即土已定，亦有迁徙者，如太王是也。

夫从舜者，非皆旧住其地之人也；从太王者，乃豳人也。弃其旧土，择君而归之。此非独渔猎迁徙之世为然也，即农化已定之世犹然，由土旷而人稀也。故孟子之劝时君以王，荀子之劝时君以王霸，皆以来民为说。《孟子》曰：不嗜杀人，民归之犹水之就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又曰：天下有善养老者，则仁人以为己归，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凡此所言，皆非止谓其心归也。《论语》亦云：四方之民，襁负其



子而至。且非孔、孟一家之想望也，梁惠王亦以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为虑矣，盖其势然也。

上之所论者，一国也。王霸由之出焉，则其势又稍异。盖国与国对，民可以择乐土而归贤君，归斯，受之而已。若全中国，则所谓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者也。《庄子》安能以一国之地，受天下之民耶？故霸王者，非尽取天下之民而有之也，天下之诸侯属焉而已。《荀子·王制》曰：王夺之人，^{即民。杨《注》谓贤人，非也。}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用强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必甚，人之民恶我必甚。伤吾民必甚，吾民之恶我必甚。地来而民去，累多而功少，虽守者益，所以守者损，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霸者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则诸侯说之矣。所以亲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见，则诸侯疏矣。所以说之者以友敌也。臣之见，则诸侯离矣。此言明矣。霸者收人之民，不志于并人之地，亦不专以收人之民为功也。若王者则不过所谓通达之属，莫不从服而已。
《荀子》诸篇屡有此语。夫荀子之言，犹兼取王霸。孟子之劝时君，则专以王道。其言曰：苟行仁政，则邻国之人，皆引领而望之，欲以为君。又曰：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鹬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此亦言其势耳。所谓胥天下而迁之者，固非尽迁其民也。古之王者，不过诸侯之长，为诸侯所推。吾于前篇考之详矣。汤、武之征诛于诸侯，有所废亦有所立，其变置而仍之者固多矣。陆机曰：成汤亲履夏后之鉴，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质相继，损益有物，故五等之礼，不革于时；封畛之制，有隆焉尔。《中庸》曰：继绝世，举废国，所以怀诸侯也。《论语》曰：兴灭国，继绝世，天下之民归心焉，是天子之职也。

王者之于天下，非皆亲治之也。故《大学》于国言治，而于天下则言平。盖天子于他国，惟主礼乐征伐而已。是二者之外，则有财货。故《大学》之言平天下，专言财用。《荀子·王制》曰：王者之等，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四海之内若一家。盖生计日烦，国土益拓，财货之事必统于一，非如他事之可各自为政。此齐桓葵丘之载书，所以有毋曲防，无遏籴也。夫不亲



治之者，天下之民不皆与近也。不与近，则非亲受其治也。然而知其贤而归之者，闻其名耳。故古之言天子者，惟称其名。《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中庸》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孔子闲居》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闻。《诗》云：明明天子，令闻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协此四国，太王之德也。《诗》之赞文王曰：宣昭义问。又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问。其颂申伯曰：揉此万邦，闻于四国。荀卿之论王霸，亦重是，故其言曰：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天下应之。如谨贵名白，而天下愿也。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跼蹐而趋之。又曰：用万乘之国者，名声之所以美也。名声未足以县天下，县，绝也。超也。则是国未能独立也。修仁义，伉隆高，正法则，选贤良，养百姓，为是之日而名声敷天下之美矣。《王制》。又曰：以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则名声之部，发于天地之间，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王霸》。此皆言诸侯之所以取王霸也。夫名岂虚也哉。虽不亲受其治，而政令出焉，诸侯受命焉，固被其泽矣。被其泽则心归焉矣，故天子本得于诸侯。而《孟子》乃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者，探其本也。《孟子》又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荀子》曰：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徒行之也，修政其所莫不愿。《王制》。又曰：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一人而已。彼其人苟一，则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适它。

近人有疑《老子》为伪书者，谓其屡言取天下，乃战国人之言，非春秋所宜有。不审《老子》之言取天下，亦不过曰大国取小国，小国取大国。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是因封建之象，非如后世之兼并他人土地而郡县之也。

兼并他人土地而郡县之，自春秋时已萌芽，至战国而益甚，并为十二，合为六七。故《孟子》曰：今鲁方百里者五，有王者起，在所损乎？在所益乎？《荀子》言之尤详。《议兵》曰：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有以富兼人者。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名，故辟门除途，以迎吾人。因其民袭其处而



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顺比，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愈强，是德兼人者也。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势，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叛虑。若是，则戎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己力兼人者也。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贫求富，用饥求饱，虚腹张口，来归我食。若是，则必发夫掌窳之粟以食之，委之财货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期三年，然后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国俞贫，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一也。又曰：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能并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能凝之则必能并之矣。得之则凝，兼并无强。古者汤以薄，武王以瀋，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无他故焉，能凝之也。荀子之言则正矣。然而荀子以来，以富兼人者虽少，而以力兼人者益大。地弥大而势弥盛，至秦则并而为一，而合一之势以渐而成，则荀卿之所不及知矣。合一之势既成，一切与古大异。论者谓封建之不得不为郡县，由生计之烦，财货之通，是固然矣。生计之烦，由人口之加。而人口之加，乃影响及于国邑之形势。农化日深，土地日垦，凡中国建国立治之地，人无不满，苟非凶岁，无群迁者。苟非荒边，亦所于迁。昔之所谓有人此有土者，今则有土此有人矣。此先王土著之治之效，至春秋而已然者也。及六国力政，各自称王，齐、秦且相帝，不复以霸者为志矣。其纵横排阖，虽貌若友敌之道，而内志兼并，不复计并见而诸侯疏矣。商鞅说孝公以王霸强，而孝公独取其下者，谓帝王之道须数十百年，吾不能待斯。盖当时之君所同意也。而当时诸子群议政治，高论不切，法家乃以实效傲之。又沿当时国君轻贵乡、收威柄之势，力主尊君明法以取强，而以世异事变，不必循先王为说。此亦足以助成兼并之计。荀子谓秦四世有强兵胜海内，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然惏惏然常恐天之一合而轧己。力术止，义术行。然秦卒用力术，不畏天下之轧而竟胜之。秦虽不能坚凝，旋复亡夺，然昔之散者固已为一，而以力兼人，固非不可能矣。六国复起而灭秦，项羽以霸王为名，若将复其旧者。而羽分天下不公，且六国之旧势，固已趋于并一，不可复容有霸，故汉卒与楚争而蹈之。其后更削弱藩封，铲除封建



余势，而统一之势遂定。其土地人民，则昔之散者，今合而为一。民无所复逃。攻城略地，其城下则其民得，无所谓地去而民来也。其王者之位，则昔之须敌己者，推戴而得之者，今除敌己者而得之。古之谓天下为神器大器者，特假言其位耳。今则事权集于一，果若一器焉，一与一争而得之矣。当大乱之世，群雄并起，所谓鹿失而共逐之。其间亦有画方而并峙，然止如六国之势，非安于是焉。如造蛊者聚五毒虫于一甌，俾互相吞噬，独存者为王矣。若天下之势未尝分，则权臣阉竖，不降阶序而运天下。汉之为新，刘之为曹，如市肆之易主，更其招之名而已，不必天下之讴歌也。此古今之大异也。论者原其势，以为有必然而不可回。夫民著于土固利矣，而民无所可择其君，士无所可择其主。详见《续臣道》。士犹可不仕，民则虽受其虐，奚得而南走胡，北走越耶？然利亦与害俱。君去民远，不相亲，固不得郅治。而去民远，则治疏，亦因不至大害矣。详《史论要抄》。故六代五季，君如弈棋，而民则如故，不因天子之易而变也。此又与封建之势无异者也。虽然，古之天子，积累而后得之者难，得而亦难失。后之倾倚而得之者易，得而亦易失，娄敬论周、汉之异，干宝论周、晋之异已见之矣。王者之去民虽远，而其仁暴亦非不及于民也。《孟子》所谓得民心则得天下，失民心则失天下，《荀子》所谓坚凝之难者，固古今之所同也。岂有异哉？《曲礼》曰：大夫见于国君，国君拜其辱；士见于大夫，大夫拜其辱。君于大夫，于其臣，虽贱，必答拜之。《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又见《荀子·大略》。《坊记》曰：大夫不称君，恐民之惑也。又曰：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犹得同姓以弑其君。《燕义》曰：不以公卿为宾，而不以大夫为宾为疑也，明嫌之义也。《杂记》曰：孔子曰：管仲取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曰：其所与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为之服。官于大夫者之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尔也。《礼运》曰：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与家仆杂居齐齿，非礼也。

《表记》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迓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迓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谋大，毋以远言近，毋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迓臣不疾，而

远臣不蔽矣。叶公之顾命曰：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荀子·君道篇》既论人主之不用贤，而唯子弟便嬖亲比己者之用。





续臣道

《郊特牲》曰：大夫之私觐，非礼也。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此春秋时之言也。所谓不贰君者，谓一时也，非合异时而言也。《记》曰：国有患，君死社稷谓之义，大夫死宗庙谓之变。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邦，邑危则亡之。送往而事居，谓其君之嗣也。若事寇仇，则固失信而无耻，不可也。王蠋所谓忠君不事二君者谓此也。蠋之死，本已伤勇，乃战国侠者之行，然其身固臣而燕固仇也。若此不合而去之彼，则固不得谓为贰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孔子以为清矣。楚有材，晋实用之，若析公、巫臣、贲黄之为晋谋主以害楚国，固非义矣。若伍员之报父仇而鞭君尸，论者犹恕之。公山不狃不肯从吴伐鲁，曰：君子违，不适仇国。不可以小恶而覆宗国。是其守义之正也。乐毅不肯从赵伐燕，曰：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是其用情之厚也。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礼为旧君反服，古与？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谓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王曰：礼为旧君反服，如何斯可为服矣？孟子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不行，言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二子之言，皆以责君。盖君臣本以义合，不合则



去，君固不能责以贰己也。去桀就汤，岂可与朝秦暮楚同讥哉。故孔子之去卫，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盖君臣之义固定，而定此义与否，则容人选择也。秦汉以还，则大异矣。东方朔、扬雄皆设辞嘲其不如苏秦、张仪，而答之以时势之异。朔曰：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今则不然，圣帝德流，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雄则曰：周纲解结，群鹿争逸。四分五剖，并为战国。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矫翼厉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凿坏以遁。是故邹衍以颀颀而取世资，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椒涂，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纠墨，制以钺铍，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此皆谓天下一统，无所复去就也。《庄子》有言，此则安所择哉。夫士欲不失义，不离道，则固不能不择主。既不可复择，则惟不仕。故子思、孟子被封，已养高之名，见《运命论》而法家乃犹不肯容之，因引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孔子诛少正卯事，《荀子·大略篇》载孔子诛少正卯事。孔子谓少正卯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不可不诛。固已可疑。荀卿颇恶诸游士杂流，欲以刑罚齐之，故其言如此。若华士事，则纯为法家之言。《韩子·外储说右上》记之曰：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裔、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莹丘，使执而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闻之，急传而问之曰：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欲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观此明为法家之造说。赵之威后，亦用法者。《战国策》记其问齐使曰：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率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后世王者固亦多用法，然未闻有不仕之禁，惟明太祖作《大诰》十条，其一为寰中士夫不为

君用。时有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闰、王模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此则古今所希有，敢为韩非、李斯之所未为矣。此段壬申六月十七日记。





荀董嬗让放弑辨补正

壬申五月廿五日成

尧、舜嬗让，后世盛称之，而无复致疑。汤、武放弑，则辨者虽多，而疑终不解。审观古书，则二者皆有当辨。盖孔子论及尧、舜、汤、武，未尝及嬗让放弑。至战国道家持轻世贵生之论，而以启争为先王罪，始盛称尧、舜之让，而贬汤、武为弑。彼固常造饰古事以助其说，是不足怪。仲尼信而好古，儒者守其传，悉于古事，固非诸子所及。孟、荀二子皆以汤、武望时君。孟、荀之异，在一主文王，一主周公。其主周则同。荀子又最与道家反，故皆致其辨。董仲舒学承荀子，亦有所论。然儒者染法家尊君卑臣之峭论，而去古已远。以后世郡县统一之制测古人，故于汤、武终不解其疑。而魏、晋之世，道家复兴，嵇、阮辈亦毁汤、武，后世亦有沿其说者，是盖辨之有未究也。孟子之言精矣，而其时异说未盛，故有弗详。荀子时异说益盛，故辨甚详，然又不免于病。盖孟子长于《诗》、《书》，荀子则杀《诗》、《书》，虽传《诗》而略于《书》。且二子之时，固犹古者封建之世，亦弗虞后之情势大异，人囿于今昧于古而多所疑也。故其言每止及义之当然，而未言势之自然。至董子时，虽封建之余势未尽，当详辨矣，而乃仅袭荀之论，非独不能加详，且更略焉。岂其去古又远，已多所昧耶？抑亦囿于荀，而不知孟之故耶？董子论性，不同孟子，而盛称荀卿。吾于《君位篇》已明孟子之义矣，而未详，今更略述彼传《公羊春秋》，本荀子之裔。孔、孟，具引荀、董之文而补正之，以足君位之义。

《论语》称泰伯三以天下让为至德。所谓让天下者，本追溯之词，而称尧、舜，则止云大哉、巍巍、成功、文章、有天下而不与，不言其让为不可及也。其曰有天下而不与，固并禹以称，非指其不传子而传贤也。《孟子》言必称尧、



舜。而其称尧、舜，则曰：舜之所以事尧，尧之所以治民，于舜则自居深山，饭糗茹草，耕稼陶渔，以至为帝。称述至细微，辩论最详悉，皆未尝举嬗让以为美。至于禅授之事，则因万章举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尧以天下与舜，乃加辨焉。谓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其义者，谓皆天与也。虽言禅，未尝言让也。尧让许由，始见《庄子》《逍遥游》、《让王》，而后世盛传之。

《荀子·正论》曰：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与禅}让，是不然。天子者，执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夫有恶擅天下矣。

此说乍观颇可怪，而实不足怪也。当先知《荀子》之宗旨，与其所驳之说。荀子尊君而隆先王，力言君之当荣贵，而以不合先王者为奸。^{说《子》}而当时道家则持厉怜王之论，谓王不如隐者。如庄子谓尧见四子，窅然丧其天下，^{《逍遥游》}《吕氏春秋》谓北面见善卷，荀子之说，所谓如无隐士，无遗善，同焉皆是，异焉皆非，皆以攻此说也。若以论尧之授舜，舜之授禹，则其为不当甚显。拔舜拔禹而传之，正是得其同心，何害于无遗善？圣人虽位尊德备，固不自圣而骄，何遂不让？即不论圣旨若何，《虞书》首言尧允恭克让，荀子岂忘之乎？夫谓尧、舜不让天下可也，亦何必以无敌不让为说乎？荀子欲明君之尊，至谓周公恭俭为非仲尼之言。^{《儒效》}是其浅也。

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圣王在上，图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者，^{俞曰：后上，当有子字。}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矣，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唯其徙朝改制为难。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定次，死则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

不能以义制云云，仍暗指巢、许而言。后文则兼辨舜、禹之事。意谓一天